

# 万掌山木屋

李青松



李青松供图

起呀——！起呀——！  
在鸟语声中，我睁开眼睛，禁不住笑了。此鸟何鸟？我哪里能叫出名字呢。唉，万掌山的早晨是被鸟语唤醒的呀。我推开窗子，淡淡的晨雾裹挟着森林里特有的芳香，还有脆灵灵的鸟语扑面而来。我尽情地舒展了一下双臂，然后进行了一个长长的深呼吸。

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。  
这是一座松木结构的本色木屋，长七八米，宽五六米，格调淳朴，野性而实用，隐隐弥漫着松脂的气息。墙面、地板、衣柜、衣架、椅子及屋内陈设均是松木制品。木屋里没有地毯，没有沙发，没有与自然本质及其简约风格背道而驰的奢华。置身木屋，时间变得慵懒而散漫，甚至让人忽略了时间的存在。

站在窗前放眼望去，我所在的木屋对面，就是葱葱郁郁的思茅松林。突然，一条银色的尾巴在我的视野中一闪，接着，三跳两跳，就隐入了森林。那片森林层层叠叠，丰沛而深厚。在云雾缭绕中，恍若仙境一般。我不确定我所面对的事物，哪一件更令人惊叹不已，是与森林缠绵的云雾，还是隐藏在它下面的秘密？

我分明看到，那些铁臂般的树枝，伸向不同的方向，把速度和时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，在与其它植物的合作与冲突、妥协与抗争中，构建了一个属于森林自己的奇妙世界。

起呀——！起呀——！高高低低的鸟歌声，清脆悦耳。

木屋门前，是一条小溪，汩汩流淌，欢唱不疲。溪水里有大脑袋的小蝌蚪摆着尾巴，也有无名的浮游生物戏水上窜下动。偶尔，三五只蜜蜂飞来，落在水草上，先是灌满口水，然后痛饮一番。难道万掌山的溪水是甜的吗？

万掌山，一山生出数山，仿佛美人手掌相叠，灵动旋转，翩翩舞之。其名，也是由此而得吧？万掌山林场场长陈文敏告诉我，早年间，万掌山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林场，人以伐木为业。由于长期过度采伐，导致森林资源枯竭，经济陷入危困。上世纪90年代，万掌山林场彻底告别了伐木时代，转入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新时期。伐木人成为了种树人。一年又一年，种树不止，造林不歇。最初种

植的思茅松，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，聚气巢云。

若干年前，亚太森林组织培训基地落户于此，万掌山渐渐闻名遐迩了。亚太森林组织给万掌山及万掌山人带来了新的思维和新的理念。思茅松林下种植石斛、白芨和金线莲，有效利用了林地空间，并尽可能创造出最大效益。石斛是一种兰科植物，腐殖层上，与蘑菇及其菌类相伴相生的鼓槌石斛、铁皮石斛、金钗石斛，大大提升了森林的生态价值和经济效益。

万掌山位于云南普洱境内，有森林28万亩，有天然次生林，也有人工林，除了思茅松居于森林主体地位外，奇木奇果奇竹奇花奇卉亦分布多多。森林里，思茅松是当然的顶级群落；次之是刺栲、红木荷、红梗润楠、窄序崖豆树、格木、桃花心木等阔叶群落；再次之，是灌木、草本植物和凋落物及腐殖层。森林里充满生命的律动，灰叶猴、水鹿、黑熊、野猪、白鹇、彩鹇、眼镜蛇、圆鼻巨蜥等野生动物出没其间。森林，并非单指那些乔木灌木以及竹子。那些跳跃的生命，那些飞翔的翅膀，那些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微生物，以及隐藏在腐殖层里的细小真菌的生命个体，也都是森林群落重要组成部分。

在木屋前，就森林的整体性问题，我与亚太森林组织秘书长鲁德交谈时，他说，从生态学角度来说，森林整体大于个体相加之总和。森林体系是一条链子，并且是自然的链子，在任何情况下，只要一个环节上出现断裂，就会使整个链条发生混乱。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，是确保森林秩序和生物链条在动态中不发生混乱的

控制器。

起呀——！起呀——！

鸟语之声时不时的打断我们的谈话，我们相视一笑，话题继续，“如果说一切动物，包括人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话，那么没有哪个物种能够只是为了它单独的利益而存在。”这位长期从事世界森林研究的国际组织官员说。是的，在森林中，单独的树可能失去自己完美生长的某些机会，但是它们会彼此相助以保证继续生存的条件。森林腐殖层得到保持和荫蔽，其肥力所需要的微生物、真菌不会枯竭，也不会被冲走。一片森林就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组织，一个可靠坚韧的整体。

森林的完整性体现在，每一个缝隙都被适得其所的生物占据着，在周而复始的生物演化过程中，没有任何东西是无用的。每一片腐烂的叶子、树枝或者须根都有独特的作用，且都会聚集在森林的整体中，而不是游离整体之外。

在万掌山森林中，有许多倒木、朽木静悄悄躺在林地上，但是，万掌山人并不清理它们，而是任由它们日晒雨淋，任由岁月剥蚀。1年2年，9年10年，20年30年，没人去动。此时，我看到不倒木和朽木下的细节，但我知道，细节里一定是另一个喧嚣的世界，那是鸟类、松鼠及其它小动物的栖息地，在那里它们躲风避雨，繁衍后代。我能感受到森林整体影子的存在。

森林可能是不完美的，正是由于缺憾的存在，从而能够在其任何部位，或者整体上接受竞争性的改进和完善。也许，这种不完美只留置了有限的空位，这就进一步增加了生物冲突的可能性。空隙很快就会被强势的

植物填满，处在边缘的高大乔木，也会借机把树冠延伸过来，从低矮植物的头顶夺走阳光。

然而，一切和谐均来自冲突。冲突必然导致失衡。而失衡，与其说是森林由于某种原因而引起的一种急剧的散乱变异，不如说是森林在选择过程中所需要的一种方式。森林有其多样化的结构和复杂性，没有巨大的复杂性，就不可能形成生态系统，就不可能创造生命，就不可能创造传奇。

起呀——！起呀——！  
木屋外的鸟歌声时断时续，但我始终未见那只鸟的身影。也许是一只，也许是若干只。

我忽然就想起了梭罗的木屋，想起了瓦尔登湖。

在瓦尔登湖岸边的木屋里，梭罗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零两天，并写出了影响世界的《瓦尔登湖》。梭罗没有到过中国，没有到过万掌山。我去过美国，却没能造访他的木屋，甚是遗憾。要知道，从那座木屋里产生的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人们。

梭罗说，人只有从物欲的泥潭中挣脱出来，才能保持尊严，获得自由。他还说，人要忠于自己，遵从自己心灵的召唤，恪守理性、品德与良知。人不应过多地追求妨碍人类进步的奢侈品，应该向生命本质的深层迈进。在梭罗看来，人的发展绝不是越来越多地占有物质财富，而是精神生活的充实和丰富，是人格的提升。

毕竟，万掌山的木屋不同于梭罗的木屋，无论是外观、建筑材料，还是里面的设施以及舒适度。然而，谁又能说它们的本质不同呢？

起呀——！起呀——！  
叫着叫着，木屋周围就静了，就沉寂了。可是，仅仅一会儿，那叫声又响起来了——起呀——！起呀——！

在万掌山，木屋既是现实的居舍，也是一个符号，一种象征。它代表着人对森林的一种新的认识和理解，也代表着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。人与自然的关系，不是对抗和征服，而是一种回归和融入。万掌山木屋提醒我们：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，人也归属其中。

起呀——！起呀——！  
起呀——！起呀——！



## 远嫁的时光

梦娜(荷兰)

园里花开花谢，树上鸟飞鸟歇，而指缝间的光，悄然溜走，去无复返。回头望，恍若隔世。

那一年，弗莱特几次往返中国，在我母亲和兄弟姐妹面前，单膝跪下，恳请母亲允他娶他的二女儿为妻，含泪承诺，永远爱她。那一年，我早已步入不惑之年，不舍地离开中国，远嫁荷兰，嫁给这位非常热爱中国、相识了24年的荷兰人弗莱特。

弗莱特家族是一个大家族，成员遍布全世界。我是这个家族中有史以来加入的第一个中国人。也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，这个大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，都非常热爱中国。

婚礼上，我俩携同我们各自的孩子(弗莱特的儿子芬申特15岁，女儿爱丽丝7岁，我的女儿樊博已经在中国上大学了)，向所有来宾及弗莱特·弗莱特家族宣誓：我们将忠于这个新组合的家庭，永远爱我们的孩子，永远爱这个家。转眼，我女儿已成为大学教授，小外孙女上了武大附小。儿子芬申特也早过了而立之年。女儿爱丽丝在阿姆斯特丹攻读硕士学位。光阴就这样把孩子们捧大了，而我和弗莱特两鬓斑白，黑发剩不了几根。

2018年夏天，我家兴高采烈地迎接我女儿、女婿及外孙女一家3口来荷兰探亲。一家5口现在变成一家7口。这个东西合并的一家，围坐在餐桌前，享受着中西餐汇集的“满汉全席”，其乐融融。我们约定，女儿一家每两年来荷兰探亲一次。暑假来最好，因为对于生活在火炉之城的武汉人来说，荷兰的夏天简直就没有夏天的感觉，像弗莱特的个性，不温不火，有脾气却难得发一次大气。

荷兰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，又是世界花园之国，到处鸟语花香，风光旖旎，正是消暑避热的好去处。然而，一场疫情阻隔了亲人之间的团聚。今年3月，母亲仙逝，我和弗莱特只能通过云端，泣不成声地送母亲最后一程。

因为疫情，女儿3口之家来荷兰探亲的计划泡汤了。这边儿子芬申特和女儿爱丽丝也因疫情阻隔，周末也不回家了。邻里间的走动也停止了，每次都是隔墙喊话，或在路边相遇，相距1.5米，戴着口罩，寥寥几句后“拜拜”。

我思念女儿，想回国。女儿也思念我，盼

望我回国。我和弗莱特盼望着打了疫苗回国探亲，也盼望孩子们打了疫苗来团聚。

我在荷兰先打了疫苗。一个月后，弗莱特也打了疫苗。他特别高兴，他一直盼望着打了疫苗回国探亲，和亲人团聚。这些年来，我们每半年要回国一到两次。他觉得他一半是荷兰人，一半是中国人，因为老婆和老婆的亲人都在中国，中国也是他的家。但现在是在特殊时期，我们谁都无能为力。

儿子芬申特、女儿爱丽丝都打了疫苗。视频上，约定再过几天就回家来团聚，弗莱特的高兴就甭提了，我自然开心，这两个孩子，与我很亲。我对他们从来都是视如己出。他们从小到大，在我身边出出进进，哭哭笑笑，我们早已不觉得血缘有多重要。组合的家庭，同样可以相亲相爱，相融相守。

儿子芬申特只要回来，首先要拥抱我。出国度假，回来一定会给我带礼物。他个子很高，总会一把把我抱好几个圈，直到我头晕脑胀为止。他找女朋友，也要回来把照片给我看，谈他的想法，征求我的看法。女儿爱丽丝同样如此，喜怒哀乐，与我分享。她也是高个，甜蜜可爱。她从做小女孩子开始，就跟我爱，每一次少女时期的发育变化和迷茫情绪包括恋爱等等，都要问我，我成了她的闺蜜。他们都大了，搬出去了，有了自己的世界，我和弗莱特聊起来，都有失落感。而我的失落感比他更沉重。因为我的女儿在中国，只能一年见一次或两次。

我们计划着过一段就回国去，与女儿一家团聚，两年没看到女儿一家人了，心里的挂念排山倒海。在我们回国探亲之前，让这边的儿子女儿回来团聚，这也是我们的心愿。正当我们满怀期待盼望时，爱丽丝却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，正在被隔离。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，急得我到处求购中药，把手头所有的事情全部放下，孩子比什么都重要。我是她的继母，我有责任和义务。弗莱特也急得病倒了，几天肠胃不适，夜不能寐。一贯脆弱的我，突然坚强起来了。

我们曾经发誓：我们将忠于这个新组合的家庭，永远爱我们的孩子，永远爱这个家。

“泉州：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日前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泉州，是一本厚重的文化历史书，静下心来，一字一句，仔细琢磨，很难得其仿佛。

但我两次去泉州，都是来去匆匆，未能尽兴。

第一次是陪日本作家代表团，访开元寺、清源山，晚品茶、观木偶戏、赏南音，宛如饕餮一顿文化历史大餐，五彩缤纷，囫圇吞枣。

南音，古朴幽雅，节奏徐缓，委婉深情，是历史悠久的古汉族音乐，素有中国音乐活化石之称。据考证：是两汉、晋唐、两宋等朝代的中原移民把音乐文化带到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，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，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音乐形式。

据介绍，泉州南音演唱形式室内室外不同。室内为右琵琶、三弦、左洞箫、二弦，室外反之，但都是执拍板者中间而歌，这与汉代“丝竹共相和，执节者歌”的相和歌的表现形式一脉相承。但为何室内室外形式不同，询问多人，不得要领。伴奏的洞箫，称尺八。一位年轻的日本作家大笑，说怎么与日本的名称一样？莫非来自日本？团长高井有一笑道，你说反了，日本的尺八，来自中国，你看完泉州三绝——茶艺、南音、木偶，就会明白日本文化来自何方。

我第一次知道尺八，是在苏曼殊的一首诗中：春雨桥头尺八箫，何时归看浙江潮？芒鞋破钵无人识，踏过樱花第几桥？那时不知尺八为何物，与日本年轻作家一样，以为是一种日本传统的民族乐器，洞箫的一种，后来陪小时候当过和尚的水上勉先生在国旅行，向他请教，才对尺八的传播史、尺八的今昔以及佛教的关系略知一二。

原来，尺八是中国传统乐器，竹制，因管长一尺八寸而得名，音色苍凉辽阔，唐宋时传入日本。如今在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，仍保存着中国唐代传去的八支六孔尺八。现在在日本流行的尺八为五孔，是镰仓时代日本和尚觉心来中国杭州学禅期间，向同门居士学习吹奏带回的，后来觉心创立普化宗，传授技艺，将尺八吹奏融入修禅，称之普化尺八。尺八传民间后，逐渐发生变化，对内径和长度进行改造，音色更加完美，可吹奏古典乐曲，也能演奏现代乐曲，常与筝、三弦合奏，还可与西洋管弦乐队、电子风琴合作。这种起源于中国的传统乐器，南宋后，在中国逐渐流失，在日本却得以保留发展，不仅传承古乐，而且以崭新的姿态，更加丰富的音乐形式，展现在现代观众面前。

日本作家说，泉州有诱人的魅力，纵然是走马观花，也一辈子不会忘记。女作家重晓子回国后撰文说：“从饭店的窗口，就能看到古老的街市。红瓦屋顶上，屋脊两端高高翘起，伸向空中。听说屋脊的形状是仿照燕子的翅膀和尾部而建造的。从福州去泉州的路上，在高速公路两侧的墙上，也画着许多栩栩如生的燕子。泉州人不愧惊涛骇浪，漂洋过海，到世界各地谋生，之后衣锦还乡。燕状的屋脊，可能是他们决心荣归故里的标志和信念吧？也许有一天，我也会像燕子一样飞回泉州。”

第二次是陪黎巴嫩作家代表团到泉州，访灵山圣墓、伊斯兰教清净寺、九日山等。他们在阿拉伯人墓地徘徊良久，摄影留念。在博物馆，他们看到了摩洛哥旅行家伊本·白图泰游记的中译本，驻足良久，惊叹不已。白图泰在元代到过中国，他称泉州“是一座巨大的城市，出锦缎与丝绸”，泉州港是“世界大港之一，甚至可以说是世界最大的港口，港内停泊大船百余艘，小船无数。”团长、诗人朱佐夫·哈尔卜说：“泉州是座有思想，有胸怀，充满诗情画意的美丽城市，使人流连，令人感动。我计划明年来考察采访，收集资料，写一部描绘古代阿拉伯人如何在泉州安家落户、生根发芽、建功立业的长篇叙事诗。我要告诉阿拉伯世界，在中国福建，有一片神奇的土地，有一个友好的城市，至今仍保留着我们先人的足迹，生活着我们阿拉伯人的后裔。”他转过头对我说，“届时希望您也来，和我一起，欣赏泉州美景，品尝泉州美味，体验泉州生活，做几天地道的泉州人。”我欣然同意。

我是北方人，对南方的气候很不适应。每次因工作到南亚访问，热乎乎的气浪扑面而来，我就开始想念故乡的风、故乡的云。但到了泉州，不知为什么，不仅没有焦躁，反而醺醺然，陶陶然，忘记了炎热，忘记了疲劳，怡然自得，思来想去，似有所悟：泉州如酒，不管谁沉浸其中，都会如醉如痴，物我两忘。

泉州不大，但有浩然之气。在经济上，远在宋元时代，就是一座开放的国际大都市。马可·波罗在游记中说：“大批商人云集于此，货物堆积如山，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。”那时，到泉州来经商、传教、创业、长期居住的外国人数以万计，到处可见外国人的宅第、店铺、教堂、庙宇。濒海开放的地理优势，放眼世界的海洋思想，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，造就了泉州历史的辉煌。但泉州人没有躺在祖宗的灿烂业绩中自我陶醉，自我欣赏，而是继承发扬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创造力、精神和传统，多元发展，自强不息，使泉州经济至今仍在发展壮大。

在文化上，泉州自信自恋。千百年来，多元文化在此和谐共处，并存共荣，形成了泉州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。以宗教为例，泉州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。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……凡十几种，都有石刻遗迹。在人类历史上，宗教冲突，连绵不断，酿成了一场场战争。但在泉州却出现了奇迹，各种宗教相安无事，相互融合，形成了多种宗教并存的独特风貌。

在风格上，泉州谦和而宁静。它没有唯我独尊的霸气，也无暴发户的喧嚣，但从不市井风情，行人的表情和脚步，名胜古迹，都能感受到它的自尊自爱，它的曾经沧海的淡定从容，它的洗尽铅华的优雅和闲适，它的“此地古称佛国，满街皆是圣人”(朱熹)的超凡脱俗的气象……

中国有句老话，打铁先得自身硬。自身不硬，就没有自信，没有力量把铁锻造成你所希望的形状。这话套在城市上，似乎也适用。倘若泉州没有灵魂，没有志气，没有胸怀，也就没有泉州历史和现代的灿烂辉煌。

泉州古称刺桐城，但很遗憾，两访泉州，未见刺桐。据说，五代时，节度使留从效主政泉州期间，筑筑泉州城，沿城环植刺桐树，使泉州成为被高大繁茂花红似火的刺桐环绕的美丽城市。泉州人钟爱刺桐，视之象征吉祥富贵的瑞木，选为市花。但我晨起散步，寻找刺桐，询问多人，皆茫然不知。

下次再来泉州，一定选在刺桐盛开时节，在那那烈火红中，或可人物我一之境？



## 泉州杂忆

陈喜儒

## 雪落大漠

刘梅花

去凉州路上，零星飘起了雪花。很轻，像柳絮儿。这样温软的雪花，看着心疼。

到了冯家园，雪愈下得浓稠，凉州刚野一片苍茫茫的白，雪花翻飞。远处的村庄像白色羽毛的鸟儿，孤单、渺小。

车停在李老老师家门前，车辙很快被雪覆盖。大野里白茫茫的，屋子里炉火正旺。李老老师已烤好了焦香的土豆，等我们。

热茶，烤得金黄的糖萝卜包子，苹果，山楂。文学，诗歌，远方。

听不到雪落的声音。掀开门帘，满眼都是洁白。院子里，路上，房顶上，都是雪，一朵一朵踩着大地的气息落下来。老师家的金毛犬跑来跑去。世界一下子寂静。

喜欢的两个节气：小雪，大雪。好像很多很多的雪，就藏在这两个节气里。时令一到，雪就熙熙攘攘赶往人间。今年凉州雪多，我们雪域高原反而少。我的朋友开玩笑说，你赶着一群大雪路过鸟蹄，把天祝的雪赶到凉州了。

可是，这么大的一场雪，我真的赶不动。

庄门外是老师的果园，一道柴扉，拦住一园子果树，还有竹子，低矮的灌木。雪落在柴扉，沾湿了柴扉的衣裳。木头栅栏在雪地里接紧

枯萎的藤萝，还有凋零的朝颜花。园子里几间土屋顶上，已经被大雪攻占。窗台上也是雪，睡眼朦胧的样子。

雪，好像下在梦里一样迷幻，惊艳。

园子里的果树，枝桠干枯，在大雪里伸展开了，分不清是哪种树，都是一样的疏朗枯淡，孤清寂寞。大雪茫茫，天地混沌，而一园子树，枯寒里蕴藏着气象万千。

只有竹子是绿的，在雪天有一种清韵。雪就一点一点小心地垒满竹子枝头。一簇一簇的雪朵儿，装作梨花的样子盛开，怯怯的，不胜风寒。那枝桠，轻轻地颤动一下，两下，一粒雪也没有掉下来。也没有风。

一只麻雀泊在木篱笆墙上，饥肠辘辘看着大雪发呆。几只鹤摇着身子，呢呢呢叫着，满园子闲适。

冯家园这个小村落，是空灵轻软的水墨意境，是天地之间清美的大写意。枯淡浓湿，笔无纤尘，别有一番逸韵。偶尔有人踏在路上，咯吱咯吱的声音也全是柔和的，细弱的。有点醉酒的醇，让人听了心生欢喜。

这雪，下得像一阙宋词，婀娜，柔和，瘦而妖娆。却分明有些慵懒的意思。屋子里，红泥小火炉，一壶老茶，一碟卷糕。还有老师的书，轻轻捻动指尖，书页翻过去一页，“咣”响了一声，声音轻微。

心界空旷，大音稀声。心空了，容得下一轴千山鸟飞绝、万径人踪灭的大意境，容得下十万雪花降落在大漠。

院子里，人间烟土气息，都藏在一场大雪里，不动声色。如果有一点点小小的诗意，就粘上一枚雪花，让风邮走，发表在大漠天空。